

拜谒名人故居

□王溱

名人非凡人,所以总被人仰望、惦记。活着时如此,逝去后依然如故。于是,一批名人故居就此诞生。

名人故居分门别类,精彩纷呈。作为文学爱好者,自然更青睐那些名作家的旧宅、老屋。记得有一年去绍兴,有幸拜谒鲁迅故居,看过二千平方米的百草园,还去鲁迅读私塾的“三味书屋”看了半天。但印象最为深刻的,却是命运的朱安。作为鲁迅的原配,她孤独地来孤独地走,孑然一身,无所凭赖。与鲁迅众星捧月、百鸟朝凤的气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康有为故居颇多,但广东佛山南海的诞香老屋,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这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富家住宅,在康有为出生时,已住过康氏家族五代人,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宅。在老屋的日子里,是康有为思想、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。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,六岁时读《大学》《论语》,之后熟读《周礼》《礼雅》《水经注》,以及《楚辞》《汉书》等,可谓满腹经纶,学富五年。“康圣人”的尊称,不是随便而来的。

莎士比亚故居坐落在英国伯明翰附近的一座小镇上。小镇风景秀美,是英格兰最美丽的十座小镇之一。他的故居保持着十六世纪的风格,连工作人员都常年穿着几百年前的古装,更不要说壁炉旁边的木炭、笨重的木质酒桶,吱吱作响的木地板,略显粗糙的陶罐、色彩暗淡的油画了,让人感觉时光在倒流。

小镇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,也是他的归宿地,到处都有他的印记。他受礼的教堂、求婚的农舍、晚年购置的居所、女儿的农庄等。14岁以前,莎士比亚一直生活在这里,之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谋生。他当过演员,做过副务。他的诗作和剧本,在欧洲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,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和敬仰者前来参观,人们像欣赏他的戏剧一样观赏他的故居,同时深深怀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天才。

斯托夫人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,之所以伟大,完全源于她的小说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,这是一本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,曾激励了一代人的废奴运动。

斯托夫人故居让人印象深刻。斯托夫人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牧师家庭,成名后在家乡购置了一幢别墅式的住宅,一直住到离世。来斯托夫人故居,完全出于偶然。那天,我跟朋友驱车从美国的新泽西赶往康涅狄格州,为的是去参观早已做了攻略的马克·吐温旧居。结果到那寻找时,无意走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,迎接我们的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士问,来看斯托夫人故居吗?这才发现,这里是斯托夫人故居管理办公室。

斯托夫人故居有17个房间,在这个三层楼的大宅子里,很难想象,斯托夫人完全是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:装饰房间、烧汤、煮咖啡、照顾丈夫和一对孪生女儿。而同时,斯托夫人在孜孜不倦地写作、绘画、旅行,甚至兼职家居装饰师。她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,其中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,美国总统林肯曾亲自接见她,并称其为“发动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”。当然,这场战争是正义之战,是埋葬奴隶制度之战。斯托夫人以文学为武器,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,其功绩不可磨灭。

故居、老屋、旧居,虽称呼不同,但都是名人曾驻足和涉足的地方。出生、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离世,无论何种状况何种形式,名人的气息、气味都会留存在这里,并散发着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浓厚芬芳。人们慕名而来,睹物思人,重温名人的故事,回望名人的命运,感叹时代的变迁与进步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金堤走笔

“亮相”父亲

□杨庆茹

有人说,父亲节是连商家都不愿意炒作的节日。果然,相对于母亲节那天的热热闹闹,父亲节当天的微信朋友圈真是惨淡淡淡。“老爸,去哪儿了?”真是一个灵魂叩问!我这里就“亮相”一下我的父亲。

身高大壮一副好皮囊

一米八的大个头,黝黑的皮肤,魁梧修长的身材,“呦,这不是一副英俊的军人模样吗?”定睛一看,让人不禁心生敬意。其实,这种军人光环伴随了他大半生。到现在他还带着这种“偶像包袱”:每次用餐后漱口刷牙,每次出门前照镜子,梳理发型、整理衣领、擦拭皮鞋,一丝不苟,数十年如一日。不变的是习惯,变化的是他那三七分发型越来越稀疏,大宝滑过的脸颊也多了几道纹路……

情非得已不干家务

自古以来,北方大男子主义盛行;在家不下厨房,不收拾房间,不辅导孩子作业。我的父亲也是如此,客厅是他的安乐窝。他往沙发上一坐,花生米摆上一碟,白酒倒上一盅,一边看电视一边小酌,这种情景我们再熟悉不过。他在那一动不动,而母亲却在厨房、阳台穿梭不停,果真是一幅动静结合的和谐家庭图!

然而,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傍晚,他突然勤快起来,煮了最拿手的白菜豆腐汤,焖了一大碗牛肉粉皮,炒了一盘虾仁西兰花,收了晾在阳台的一大摞衣服,还拿笤帚打扫干净了一地狼藉的客厅……原来,是久在外地的儿子回来了,恰巧母亲不在家,他自动切换成“母亲角色”。

爆竹脾气一点就着

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“气”人。他的必杀技就是这种爆竹脾气。一次,我故意试探他的脾气,邻居送了两个芝麻酥小烧饼,上面铺了满满的一层白芝麻,看一眼就垂涎欲滴。父亲见状伸手就去取:“我尝一块。”“就俩,不让你吃!”我半开玩笑地反驳道,谁知他就像拿到了一块烫手山芋,立马扔回原处,生气地走了。后来,从母亲嘴里得知,他中午没有吃饭。我心里特别愧疚,把烧饼给他送过去,他也不吃,一直入睡前,那块特意为他留的烧饼依然无人问津。哎,这脾气,咱惹不起呀。

心香一瓣

母亲周年祭

□文华

干枝叶。我侄子侄媳早婚早育,给母亲生了重孙子,已是四世同堂,浩浩荡荡一大家人了。母亲信奉多子多福,儿孙一绕膝,会眉开眼笑,乐得合不拢嘴,仿佛一生的含辛茹苦都有了结果。有一次,在城威文物景区,母亲突然说,小,我就算今门个闭上眼,也值当了。你们都成家立业了,我哪儿都去过了,没啥心事了。我听了不免心酸,母亲太容易知足了。世界那么大,她只是去过父亲早年当兵的地方,儿女工作的地方,远远谈不上哪儿都去过。所幸的是,河流的源头看不到支流,人能看到,这是人生而为人的荣耀和骄傲。

那次母子牵手,是10年前的事。母亲罹患急性脑梗死,因正好住在我这儿,离医院近,抢救及时,没落后遗症。出院不久,母亲便回老家了,像以往一样,只在我这住了两个月。两个月是她的临界点,多一天都会坐卧不安,说再怎么住也得回家啊。我奇怪,也一直搞不太懂,问她怎么不把儿子的家当家?她说,恁爹这么多天见不着我,老给我托梦,不定缺啥少啥哩。

父亲离开我们好多年了。印象中,父母感情不算好。她从17岁嫁给他,没我们拖累的时候,想必两个人也恩爱过,到了我们一记事,常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多是母亲气吞声才能结束战事。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,他没来得及伴她,52岁就撒下她走了。到头来,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子女,反不如父亲的一缕游魂更叫她牵肠挂肚。我开始相信,也许只有埋着父亲骨灰的地方,才是母亲真正意义上的家。那里有属于她的一抔黄土,她必须看着守着才踏实。如今父母终于合葬在一起了,久别重逢,当能和好如初吧!

那年冬天,母亲在平地上摔了一跤,一条腿瘸了。过一年,又摔一跤,另一条腿也骨

折了。听说市中医院骨科好,拉过去看,医生说母亲的骨头都糠了,不宜再做手术了,建议保守治疗。自那以后,母亲基本丧失了行走能力,在各个子女家轮流住。父亲给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缺憾,自觉不自觉中,便多爱母亲一分,悉心伺候。有时候我想,一些老人身体机能的退化,固然缘于岁月、疾病、灾难,但儿女无微不至的照顾,是不是也在推波助澜呢?到了我这儿,我就尽可能地给母亲设置难度,不像别的孩子那样,在床上支一个案板,把饭菜端过去,她只管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就行。偶尔看见妻子给她喂饭喂水,也会阻止,我还想着恢复母亲行走的能力,让她摇着轮椅来餐桌上吃饭。来餐桌上吃饭费不少劲,但一家人在一起,终究比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床上吃好,吃得香,话也多。而且,只要有时间,我就把她从轮椅上抱下来,让她扶着墙走,扶着沙发走。走得累了,她会责怪我,你是嫌恁娘死得慢吧?我笑,她也笑,又说,照这么走下去,还真能学会走了?我告诉她,这么走下去,用不了多久,母子俩还可以手拉手地散步去。

母亲意识还清醒的时候,喜欢看古装电视剧。我没大看过电视剧,尤其看不下去戏说与穿越混杂的古装剧,对于影视娱乐圈,几乎一无所知。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张范冰冰与余华、苏童的合影,感慨许多人只认得那女的,不知那两个男的是谁。我告诉他,我的情况正好相反,说句夸张的话,把那两个男的烧成灰我也认得,倒是那女的,新近才认识,因为刚陪母亲看过其主演的《武媚娘传奇》。母亲耳背,戴上助听器也不行,但这不影响她看戏入迷。母亲一生爱憎分明,疾恶如仇,即使看见戏里的坏人,她也会把轮椅摇到电视机跟前,指着人家破口大骂。

漫步经心

方知不染心

□熊荟蓉

晚风拂柳,荷香送爽。谁在纤手弄琴弦:一花一天堂,

一草一世界……一念一清静,心是莲花开……

古典吉他的音质,舒缓深厚的音律,掠过丝绸的湖面,穿过净洁的荷瓣,在无尘的心里,荡起清凉的喜悦……

人世间有百媚千娇,我唯独爱莲。我之爱莲,爱它灼灼其华的当下,亦爱它出淤泥而不染的过往,更爱它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未来。说到底,我爱的,是它的一颗不染心。

阅尽千峰应,应懂无欲刚。感喟沧海博,当晓有容大。看取莲花净,方知不染心。

世间多少如莲之人,不因所遇不顺而效穷途之哭,不因所处低微而忘灵魂高蹈。哪怕深陷污泥,亦能高擎理想的火炬。

陶潜做过县令,不失靖节;柳永一生浪迹,不改真诚;易安再嫁他人,依然“清照”。

现实自有现实的王道,活着自有活着的姿态。只要一颀赤子之心不染,随地都是清水的池塘,随时都可以挺出一枝独秀。

故凡心所向,素履所往。生如逆旅,一荷以航。此刻,暑气蒸腾,我撑一支红莲相渡,所见皆佛陀,所闻皆天籁,所遇皆清风白露。



金堤

本版邮箱:zglwh1221@163.com

自然课堂 (摄影) 盛利者

袖珍小说

张桂花家的好亲戚

□李海军

和天生的勤快,干起活来得心应手,月收入5000多元。

挣了钱,脱了贫,张桂花高高兴兴回家过春节。岂料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把张桂花困在了家里。刚过上好日子,天天在家闲着,用不了多久,就会坐吃山空的。这可愁坏了张桂花。

脱贫摘帽后,如何巩固脱贫成果,怎样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,是关乎民心向背的大事。作为一名纪检干部,耿直帅时刻牢记:摘帽不摘责任、摘帽不摘政策、摘帽不摘帮扶、摘帽不摘监管。对待帮扶工作,要有长远打算,只有靶心不散、力度不减,才能干群携手,一起奋力谱写同心抗疫、共克时艰的美丽画卷。

耿直帅一直牵挂着张桂花家的大小事。张桂花虽然已脱贫,也要扶上马送一程,不能急刹车。

因为孩子来年要考高中,张桂花也不打算再出去当月嫂了。耿直帅一边帮助张桂花搞好疫情防控工作,一边把稳定她家收入放在心上,抓在手上。耿直帅发现,她家门前有一片闲置的废坑塘,有3亩大,决定变废

为宝,让废坑塘生金。

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,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。耿直帅积极发扬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精神,用自己的工资找来施工机械,对废坑塘里的杂草、砖瓦、淤泥等进行清理。与此同时,他给张桂花购买了莲藕种植技术书籍,教她在网上学习莲藕种植养殖技术。

路虽远,行则将至;事虽难,做则必成。耿直帅帮张桂花选藕种、挑藕苗,往坑塘里注上水,种上了莲藕,撒上了鳅苗。莲藕开始发芽、吐叶,开花、结果,泥鳅也不示弱,也在茁壮成长。鳅肥藕嫩,一片喜人景象。

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秋天,种养双赢,藕熟喜获丰收。3亩坑塘采收莲藕1.2万斤,纯收入1.8万元,泥鳅又收入4500元。张桂花在家门口致富,一季下来竟收入2万多元,她心里美滋滋的。

不出家门就靠莲藕抱上了“金娃娃”,收入2万多元,这消息再次长了翅膀,不脛而走。

张桂花逢人就说:“俺家都脱贫两年多

碰到乐善好施的人,又会赞不绝口。真是看戏落泪,替古人担忧。一次晚饭时间,她给我们复述剧情。尽管有鼻子有眼,且夹杂议论的,我却越听越对不上号儿。心里存疑,试着回放她看过的剧集,果然有出入。母亲听不见,就依据人物的喜怒哀乐、行为举止,自行编织故事情节,电视上演的,跟她心里想的,也有吻合的时候,但多数情况下不一致,各行其是。那一刻我暗暗吃惊,想自己之所以走上虚构小说的道路,原来根底在这里。在那之前,因为父亲有些文化,母亲不识字,我这辈子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,还以为多来自父亲哩。

但是,母亲的身体仍在每况愈下,以至于神志不清起来。生前一两年,别说认不得亲戚邻居,连子女都认不得,不止一次把我姐姐喊成妹妹,把我喊成哥哥。但这糊涂里,又有不糊涂。我儿子一年半载也不定见她一面,但凡见了,她都会笑着叫出他的名字。这其中的弯弯绕,说不清道不明,想来还是隔辈亲吧。

母亲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,她姐妹三人,无一幸免。舅比她大,姨比她小,都像父亲一样,五十来岁就走了,就她一人活到了八十出头。饶是如此,我仍然无以释怀,母亲子子孙孙一大群,我都会笑着叫出他的名字。陪伴母亲最后时刻的,是跟她没一点亲缘关系的保姆。

一个人老去,我们习惯称其为撒手人寰,仿佛主动辞世一样。谁会主动辞世?谁先撒的手?母亲走了快一年了,想起这些,心生千千结。应该没有天堂,也没有来世,唯愿在相对真实的梦里,再牵母亲的手。

感谢母亲赐予我生命,也赐予我缺憾。有缺憾,才会想着弥补,想着完善。